

千
祿
筆
記

C40
4514
(156)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C 40-4514

丁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安塔院庭序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常山二世鐵牛持謹誌



G 64853

千松筆記

金剛正眼序

釋迦老子通身吐露。徹底掀翻。直指現前
意在顯示。眾生日用。與佛平等。令其徹見
自心。了悟般若。親見法身。本有全身。是
鏡全體。是心。非色。非心。即心。即色。頭、盡
妙。事、皆真。而其究竟。歸之於實。無有法。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此卷。歸
無定。隱顯莫知。吐糞舍虛。廓然常寂。



無不向胸中流出。故能縱橫自在。殺活臨
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擬疑則墮落
魂驚。思唯則塵勞先起。隨緣應用。順
物無心。絕六驥之神通。極玄樞之微奧。
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神矣哉。我孰之
粗皆遣。法孰之細盡罄。無佛可成。無
法可執。無善可提。無生可度。無工
可嚴。如是方見自心之真佛矣。乃知
胎卵濕化。皆諸佛之全身。鱗甲羽毛

盡是毘盧之法界。孕于形而不昧。齊萬
有於太虛。但心之不能清淨。當絕意識
之紛飛。斬疑情之窠臼。不任於聲香
味觸。寂如虛空四維。朗然獨露。照萬
法之幽微。廓徹靈明。識三心之無異。如
擊石火。如閃電光。即凡心而見佛心。即
世諦而明真諦。即世法是佛法。即佛
法為世法。誰非諸佛。誰是眾生。識諸佛
於戴角披毛。轉聖凡於鑽湯鑪炭。與三

世諸佛同一鼻孔。方知無佛可成。無生可度。無土可嚴。即佛即生。即生即佛。染即非染。即莊嚴而非莊嚴。然而不難於証悟。而難於空心。行解功圓。玄來無滯。則半頓進步。悟後精研。方知禳迦老子四十九年。未嘗會說一字。

崇禎庚午秋八月書於弁山千松禪院

千松筆記

金剛正眼

夫談般若之法。諸佛立真體。乃法性之真。一切衆生之慧命。故世尊先以真體示於衆生。要與日用韜鈴之間。時時提惺。法身無異。蠢動皆然。以明真相。不別聖凡。故如來與世間人談說。此法如醯雞坎蛙。不復知有向上事。在故世尊直指人人自己。足跟下本地風光。曾無滲漏處。與佛平等。活潑潑地。轉漉漉地。那時一朝看透。

方知真俗一體蠕動皆具便在日用韜鈴境界
上自觀看這是甚麼道理甚麼境界甚麼人底
作用甚麼人底鼻孔得恁麼純熟得轉轉漉活
潑潑地放去收來自由自在不費纖毫之力全
體作用現無不如露無不是以如是故而彰諸
佛全體以如是故而顯諸佛大智諸法如故故
名如是以如是故世尊即便着衣持鉢入城乞
食洗足敷座示之此人現用可作箇樣子提
醒於人脚跟下自觀看須要識透世尊用法便

以識得自己用法世尊無甚奇特便能識得這
箇無始劫來不能爛壞底謂之金剛不壞身無
生無滅底真相世界壞時這個不壞如金故而
無變色如剛故煨而不壞故以金剛喻其真性
不離衆生日用之間故世尊於日用中提醒諸
人為之發起序也空生見世尊所作伎倆便云
世尊希有此非世間可得之法亦非世間常住
之相故稱希有者識得此非世間法也然問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世尊此菩提心云

何應住得他云何降伏得他是以護其念者為
應住能識其念者是降伏之矣是故十類眾生
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須悟世尊着衣持鉢入城乞食洗足敷座如是
涅槃真相能悟此相而得真入滅度真得涅槃
真空四相真為降伏是一切眾生二六時中不
離自用於日用中能自荷擔如來者也實証實
悟則四相空矣實滅度矣然則類異隨人心造
心隨業轉故無明為眾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

水潤為濕生歛起煩惱為化生自心未空我人
未淨故十類之形隨心業所現形雖異而心無
變故而蠢動皆現涅槃真相能自悟入故智者
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之心念念俱空名為
度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實悟涅槃真體無生
滅相無古今相無聖凡相無我人眾生壽者相
亦無滅度相皆具真體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
來諸佛法身無二相故韋玄根於事外齊萬有
於太虛不可以形名得之而已矣庖丁觀之則

不見金牛者矣此明向上無餘涅槃入滅度之
法明矣般若真智與體用不同故不可以混亂
發明般若即諸佛之大智衆生日用而不知者
即語言三昧如金剛王劍如大火聚故曰無住
布施則無定語無諍故三輪空寂四相俱空
亦無定相不住聲香味觸如空四維神變之發
雷霆之奔豈容擬議而有法之取乎賢聖之分
乎四果之級乎有無之可諍乎如筏在中流豈
能礙乎不可隨文句以迷宗遂言思而擬議非

如來之正說豈般若之真宗乎故以言說章句
授之唯能信此一念曾於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而得如是無量福德而成佛於剎那之頃皆曰
能信自心為佛故佛即語故語即心故故心現
則語疾語流則佛見矣則莊嚴而非莊嚴即諸
相而見非相即衆生非衆生故見如來於應無
所住之清淨心乎見如來於三十二相於無定
語乎是以或為恒河沙之寶施或為三時身命
之施故或言三十二相而見如來故或為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或如須彌山王之身故。或以諸微塵非微塵故。或說世界非世界故。或以離一切諸相即名佛故。或以隨處受持讀誦皆為經。故種種化聲種種神變。莫測其用。非語之化也。乃諸佛心現也。心即佛之所露也。露則佛無所住也。無住而現者。佛之真法身也。真般若之法也。故如電光石火。金剛王劍不可擬議也。不可思惟也。住則思惟卜度也。則法性真體而被割截支解也。故諸佛之真體傷也。故不可

以思唯安起起則生死流矣。而非忍辱之仙。如來唯表顯發明法無實言。言無義理。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離相而言說者。也是以一即一非隨說隨掃。法無義相。語無定義。古德云。若有實法與人。法堂前草深一丈。故見諸佛之性於真語實語。則先世罪業皆能滅盡。何以故。性體如虛空。虛空何處安鑊湯鑪炭。刀山劍樹乎。但人之不能悟自己之性。在於一語一動之間。認為自己之真性。不壞之真相乎。若人於未悟。自怪未

空亦不可謂無罪業也。是以僧祇值佛之福。不能莊嚴虛空之性。虛空不能空故。虛空不可莊嚴。唯以無住之語。可以莊嚴虛空。是以空生復問。疑未釋然。一無住之語。云何應住降伏。故如來以滅度一切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法已說而未悟。心欲悟而能空。人法兩忘。我人俱淨。心之所悟為難。悟後我人難淨。若心已悟。悟之已空。唯一無我之心。應世無我之語。隨緣不見。有滅度之法。亦無滅度之心。是以如來於般若

卷中。檢出諸佛法性。謂之能具法眼。即文字而非文字。謂之慧眼。能觀遍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之身。皆一語而全露真體。謂之天眼。能觀三世諸佛不入滅度。皆具涅槃真相。而現於色身三昧。謂之佛眼。即佛即天。即法即慧。皆是一切衆生面門。放出光明。照見各各流出無盡神通變化。真語實語如語。不誑不安。謂之肉眼。以是故無過去心。無未來心。各各現在。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可以具足色身而見相。亦無法可

說皆提醒衆生慧命故。亦無衆生可度。不可以音聲色相而求。無菩薩之名可得。無福德可受。唯以無我得成於忍。不可以行住坐卧而見如來。微塵之相。亦非世界。亦不可得。我人衆生壽者。皆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可作如是見。如是之相。雖云不動如如。亦是幻夢泡影。如電如露。佛亦名字。此經神變之語。為般若之真月。唯以五語。乃如來真實之法示之。觀者無下手處。乃如來之正法眼藏。是以正眼名之。

千松筆記

楞嚴擊節序

釋迦老子播弄唇舌四十九年。橫說豎說。頭說密說。百般伎倆。皆是弄人的圈套。千樣鉗鎚。無非鍊鋼鐵的家風。令人塞在胸中。嘔吐不了。皆成藥病。若上根利智。必須裂開圈套。撲破疑團。從自己胸襟。一流出棄其舊。而開其新。始自蓋天蓋地。大凡看教。須得真實工夫到家。自有真實受用。參洵實參。悟

須實悟。宗乘教語。必得。如來真旨。莫執文
會義。隨該生解。直透詮旨。契會本心。無仰
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消歸自己。冥合
無遺。即不見有文字絲毫之相。六涅槃
經云。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
句相。不作文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象
者。若無相相。楞嚴經者。如來從橫妙辯。
吐納虛空。古底鋒鋦。神奇變化。綿綿
密密。如空谷響。全體是楞嚴大空全體。

是大霹滅海中流出。恣肆汪洋。語言揮灑。
如激懸河。揮鋒毀錮。每變每奇。莫測其
淺深。融心融見。迷者之所茫然。心無是非
非之域。見無是非之境。觸境即心。是非
雙忘也。由是乎真精妙覺明性之中。向發
乎如來大機大用。密摧不迹。至聖垂象。豈
無為哉。是以克窮精蘊。即玄詞而洞徹
宗猷。辨宗猷而頓明心見。一味之膏。分
何暫起。見無多方。心無邪歧。常觀如來

微妙之辯。大露真心於言表。顯真心於隨
緣。示真心於直言。皆如來所發乎心。語言
變化之法。鼓舞文章之妙。擴心見而齊物
我。了言說而非實義。則雖酬酢萬變。言
動千殊。皆如來自任三摩地中。一徑之真
可以一貫而無遺矣。是以心見之融。為蛇豕
足。析根析後。能所皆忘。而頓空虛靜之徒。不
能隨事隨機。精察如來之妙辯。以致其存
然無動之心。空知解而蕩見聞。拂情識

而截妄想。天機觸發。萬慮皆空。顯從奪之
奇。行殺活之妙。唯一舌變之奇。猶龍神
之雨。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見
也。搜玄樞。極法藏。而莫竟其說也。析鄰
虛。剝猜見。而莫既其心也。夫言一而已矣。
特然顯露。渾然一體。觸境融心。如珠走盤
周流無滯。和聲吐露。橫拈倒弄。皆所
陳心。豈可字之而求焉。句之而鳩焉。趣風
傳響。疑滯豁然。莫為文字所障。持循

講習者。日統支離。而無真實見地。五起根見之疑。如識臭物為梅檀。張瓦礫為黃金。是以高明感額。拊膺而抱痛。膏肓痼疾。神醫歛手而傍觀。若以親証難成。而陷現於民生日用。是以功非專。則不能悟。心非悟。則不能以化。悟非真。則不能以通。見非悟。則不能以融。窮變化於千言。顯一心於萬法。轉辯轉精。愈窮愈妙。皆是悟後功。為神用。至易至簡。虛圓妙應者也。

千松筆記序

觀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談。把一片肝腸。打迭得乾乾淨淨。以應萬機。那有許多齷齪。塞人腸肚。教人成佛。四十九年中。止用一片圓融。無礙不思議。清淨心為辯才。示人安身立命處。猶龍神現於雲端。往來神變雲行。兩施善能觀者。見龍真體。不善觀者。謂紙墨文字。故如來父非父也。如來語非語也。轉變神化。言言真體。語語流輝。故云四十九年未

嘗曾說一字總見世尊肝腸潔淨令人直下
會取不受人瞞具眼者那肯食人糟粕檢人
涕吐如雲門絕見釋迦指天指地便云我當
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吃就把世尊底靴
開用出自家面目那肯食人殘羹剩飯所以
悟有非常總能超世也須是個人使得未徹
玄宗浪言見諦將欲昧人實以自昧容其胸
臆徒滑唇吻不能了明出佛之機言不越心
心不越語心言豈是兩法懸崖撒手未肯承

當直下知歸自然透脫學者漫自隨文逐義
舉世叫囂徵逐不醒如吸狂泉不知佛祖壘
言直示本體盡徹纖疑縱橫如意可窺心佛
之宗入利津而不染唯從自己胸襟流出以
應世間智又總揮纖疑頓斷為世間之道亦
可為出世間之道亦可把世間法與出世間
法融作一團和作一塊作世間法亦可作出
世間法亦可離世間法無出世間法可得離出
世間法無世間法可得然雖如是亦可於世

間法內檢出出世間法於出世間法內檢出
世間法統不溷亂亦不籠侗方為具眼踏翻
聖賢窠臼掀開佛祖家風可以入魔可以入
佛不被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縛灑脫統
成個解脫道人玉既琢而韞璞劍已淬而含
輝是以念念中見一切衆生成佛佛有成否
亦非佛矣心有古今亦非心矣是故釋迦老
子一生活計不厭之談示於衆生不可於說
字上更下註脚為心佛可也

千松筆記

楞嚴擊節

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至歸來佛所
如來說法先表真體而放光明化佛跏趺
於舌流出神光宣說咒語以顯不思議之
神變非識可到思議可及也

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

觀如來這般大作畧大辯才大機括大作用必有根本發來無窮變化縱奪神奇而大暢本懷莫不由最初發起一念而吞吐長江激流懸瀑氣運天成須於文字上點出如來法眼光明遍處語二舍金吐玉須識玉之真體放言落筆靡不貫彼精微凡言而不自識其主安知先得乎心之於至正者乃可欲推之與天下同之心於未動

難識於真動則神變莫測變則語之無定何能識其主乎真主未識安能於文字中辯心辯相而於水中辯乳是以緣生念起華彩便彰風骨盡露如游龍振海雲氣凶生乘時應機變化千般其神何所不之其言何所不捷不從思議中流將出來而顯大機大用皆從一念根源發起至於千念萬念而為貫華妙旨殆不可以擬議而生須從真實地上履去而為無定之念生矣

無定之語流矣。無定之臨現矣。如來之真
面目露矣。諸佛心光亦皆如是。衆生本來
無有二相。是以阿難啟請十方如來。得成
菩提。妙奢摩它。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之要
而為發起之源。世尊便云當初發心。於我
法中見何勝相。然則辯論如來宗旨。須識
法中旨趣。方可機教相扣。而識其問處。方
知答處無訛。是故阿難總見如來開口動
舌。問其法中見何勝相。即云我見如來三

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非
是欲愛所生。世尊又云汝等當知一切衆
生。皆由不知此為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看
他兩個。一個指為三十二相。一個指為常
住真心。殊不知皆是如來舌端上吐出光
明。種_三變化。真體互融。性相平等。權實雙
行。同時率豕。風稜之露。語脉一貫。還能介
別。得為相乎。得為心乎。得成菩提乎。妙奢
摩它。三摩禪那乎。如來之用神奇。不啻變

化之權為妙。須知無變真體。皆從一念真源發來。而為三摩禪那。或為三十二相。或為常住真心。即此三變其文矣。是故世尊令其直心酬我。須知法脉真宗。如雞犀之枕。文彩隨緣。立躋神妙。以應萬機。能令此中灑二。直造如來真實之地那。能應來機之鋒刃那。可謂世尊極見得徹透。莫不從一念這點血脉。神融骨洽。莫現乎隱。莫顯乎微。而為最初方便。故能一滴之水。而擾

長河為酥酪。得自己之愉快。而貽諸人之愉快那。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至實居身內。凡看如來之法。不是死死看定文字穿鑿的。如來是活潑潑地。問阿難。當汝發心。緣於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為愛樂。阿難言。如是愛樂。用我心目。佛言。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囿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降伏塵勞。如來點綴極奇。用法極密。故

先鑿開頂上一竅。放出光明。令一切衆生。照見自家面目。所以道其如汝所說。此一說字。賊之所在。獲矣。心目之處見矣。三十二相明矣。可見如來不從擬議。流將出來。而說一大藏。不費纖毫之力。唯言說盡千古事業。此說字便是如來大辯才處。大機括處。大作用處。大禪定處。出生諸佛處。露十方諸佛法身處。見一切衆生本來面目處。徹透一經血脉處。露真見之踪處。故不

居於身內。亦非內外中間。故無識心分別想相之妄。是諸佛之真相。一切衆生之本源。是為涅槃元清淨體。清淨妙淨明心者也。衆生悟此。而識自己空劫已前之面目。十方諸佛亦皆如是。所以不涉連纖。全無窠臼。學人苦於隨文逐義。迷於真眼。阿難好不伶俐。就云青蓮華眼。亦在佛面。而十種異生。同將識心。故君身內。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可謂阿難。點得真安源頭極清。如

是方可沂流。直泛如來大寐滅海。而過七
徵八還之闕。豈在鈎章棘句。展露言鋒。那
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至得遠瞻見
釋迦老子。大暢本懷。衡鑑在懸。風雷在握。
胸含太虛。縱橫顛倒。竒正詭異。露出自家
面目出來。令一切衆生堪驗。還識得在甚
麼處。能見如來面目來。故云直心。訓我心。
言直故。乃至終始地位。釋迦老子。不假擬
議吐露出來。但是用到心言直處。就不識

心言真面目。皆從真實地上發來。一念起
處。理會毫無假借。舉至曠而無遺。隨應變
而無盡。元不曾改換真面目處。心無真到
則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神變無定。幾微瞬
息。即今世尊問曰。汝今堂中。先何所見。阿
難就云。我在堂中。先見如來。畢竟要識阿
難在甚麼處。能見如來。決不在於儀容色
相之間。趁此追風逐電之舌。點出如來之
眼。親見如來面目。飛空之鳥。豈可於眼中

之見。而覓如來雲雷之相耶。可謂阿難甚
是伶俐。已親御其所遺果如來也。孰能視
天下之相。莫不競同焉。故與一切衆生平
等。一切衆生。各各盡露諸佛之相。學人若
於隨文逐義。不能識如來真面目處。即不
能識自己真面目矣。尚有根見之疑。著乎
胸中。未得心言直處之神化。錯過久矣。不
能具識如來之眼。如來用處血脉不斷者。
猶如獨繭抽絲。一根到底。無斷續處。無隔

礙處。如來這個決竅。終不與人道破。須得
真實自得徹悟。這個關捩子。方得如來一
大藏教。盡底掀翻。皆入我殼中矣。方識如
來千古雄心。傳真相於數十萬言。未嘗有
一剩語來也。須是個人使得。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至無有是處
性無不用。用則便見。即今言其性者多。悟
其性者鮮矣。悟則必能真見。見則必知自
用。用則方知自心。不假他人之力。故有法

身智身之別。身心不同之用。前文顯於智體。此文獨顯法身。傳輝寫液。不離規矩之外。觀機造務。而識物外之形。如來調獅御象。應規入矩。與一有一種風味。還識如來在甚麼處見。阿難總見如來。舒臂摩阿難頂。就云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昔崔瑗仕北濟相。善章外書。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如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心無不用。用處無不是。心者。用則能見其相。不用則不能見其形之動相也。心有所動。則形俱運。無有不動之心。心無不動之相。阿難喻如燈光。而照室外。世尊就點在歸林宿齋。是為外動之相現矣。世間所露之心。莫不皆以飲食。而日用之心動乎。飲食之動。用於心。人人皆亦如之。豈非一人食之。衆皆同焉。故與歸林宿齋。同一現其

體相。食有四種。一粗段及微細食。二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闇浮提人。以麪飯腐肉為粗段。按摩澡浴拭膏為微細食。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一章切不可以阿難為未入道者。你看並無一字虛發。半隱半露。心與眼根。暗發明。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潜伏根裏。取琉璃碗。合其兩眼。彼根隨見。隨即分別。不見內者。為在根故。分別

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阿難祇道個根裏。是為眼根乎。而為舌根乎。彼根隨見者。莫非眼根乎。隨即分別者。莫非舌根乎。又云。不見內者。為在根故。非謂舌根乎。又云。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此非眼根。是以阿難所辯心目之處。未嘗有一字之訛。佛言。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阿難言。實見琉璃。此非眼見。原非有差。世尊明闡其汝心。若同琉璃合者。阿難暗發露

其心目之處。即今還點得出不。詞鋒景煥。不能程其豔言。非隨見隨分別之舌根乎。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一章。阿難亦以文字變化。而顯心目之處。故云。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此竅穴者。非指口門而已。故心露則明。又云。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此指眼根之處。如來云。既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

在虛空。若在虛空。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此阿難自見語。語不由他人。故開眼見明。何不見自己之面乎。即自如來語。語吐露。皆虛空也。今見汝面。亦是汝身。若汝執言。身眼兩覺。豈有二知矣。

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一章。攀文圍之菁華。顯大義之蘆藹。是故心生法現。即今檢點。那一句是生的心。那一句是現的法。那一句不是心。那一句不是法。

見非所生之心心非所見之眼而眼實能
見其心生即種種法生矣豈在思惟之體
而隨所合處而在內外中間十九界七塵
合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
阿難常占在活潑潑地如珠走盤如盤走
珠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不在內
外中間既云談實相時實相是為何法而
云內外中間內無所見外無知故中何為

在表則無定豈於眼識而分別乎而兼二
耶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

物在則有心在心不着物心物皆成烏有
物有則心在矣豈有無心之物耶若物無
心豈能水陸飛行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

闡提者以不具信根等故彌淚車此云邊
地乃闡提報生處也能獲奢摩他即蘊報

地也從面門放種種寶光即表口門所放
之光也即是涅槃元清淨體而無識心想
相不居身內不被識精能生諸緣也不被
遺失元明之體者唯悟口中言說而為涅槃
真體無識無想故無妄心分別若有纖
毫識精一動則元明之體全體皆妄雖終
日被妄所迷失元明之體枉入諸趣不自
覺知如來舉臂屈指示其真性阿難以推
窮尋逐故如來咄之此非汝心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一章
心識運變厥理無恒解惑相翻澄神虛照
一念之動勿用於識無始用得熟故分別
覺觀之時勿用識於色香味觸之中應機
如響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縱
然內守幽閑亦為法塵分別影事此二障
非為真心若清淨妙淨明心如虛空而分別
覺觀有分別性真汝心矣九次不成聖
果以妄想分別未悟真定故昔庚信唯愛

寒山寺碑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

一片石堪共語

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

阿難之多喻如來從胸湧出之光以釋阿

難是故真見非眼盲人非是無心燈光能

顯於色如開道眼之光唯說之食能飽於

法味如子而得於父皆從胸湧出而惠我

三昧矣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

世尊如大冶紅爐而百加煅鍊於眾生而

眾生不加煅鍊者真是眾生陳那所悟客

塵旅亭虛空寂然者如來以開合舒拳飛

光左右法身所現無有不動之相念二生

戒安有不動之心以動豈為是境虛空豈

得寂然頭自動搖心無舒卷豈能遺失而

為顛倒行事耶一卷完

已前七徵父字三次表顯初曰頂放百寶

光明次曰面門所放之光三曰從胸湧出

寶光皆不離如來舌端上吐出語皆
白毫相光令一切衆生各自驗復引觀
河之見以釋根見不生滅性如第二月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
伏羲畫八卦而形其體軒轅興靈龜而彰
其彩易曰羣龍無首吉庖丁不見全牛者
如來以金臂相輪兜羅綿之正倒法身現
處人皆忽之是故色心諸緣諸所緣法唯
心之所現乎然發海潮之音皆是妙明真

精之所現相豈為晦昧為空汝身汝心同
一虛空如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
真心不雜妄想豈能晦昧耶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至為我宣說
心無緣而不起法非心而不生心隨事起
法逐緣生法亦緣而心亦緣矣目指見月
目聲得心聲如旅亭由分別而見於心
如緣影法亦緣矣不可離分別而覓於心
亦不可分別都無而昧為冥諦阿難所悟

圓音為圓滿心地如來以分別為心示其
真實用法之幻須知語為真實之心
今當示於無所還地至各可憐愍
如來把一見字如一柄金剛王劍能斬一
切見聞覺知能截斷見與見緣闢其根境
相對掃其內外中間塞斷擬議卜度方可
耀神劍之鋒鎡須格物而致知如來不意
胸中有許多話境於舌上點綴露其華彩
令人觀之不離本地風光布將出來此大

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曜諸變
化相風喉忽轉前境皆空孤峰獨翠唯見
如來風骨飄然蒼翠靄如蜻蜓點水不
涉塵滓那

阿難我雖識此見性無還至誰為物象

阿難已具慧眼見於初禪阿那律已具天
眼諸菩薩已明佛眼衆生祇得肉眼然則
法眼未具難覓文中之性即今如來語中
布境日月之宮七金之山雲騰鳥飛風動

塵起艸木人畜咸物非汝即今還能不析
得誰是我體耶誰為物象耶境為誰布物
是誰云孰是境中主孰為物象中之我還
有人能描寫這境象出來今折得釋迦老
子與阿難鼻孔誰為我誰為他物與境而
並笑人與象而共談似揚州人共語便音
態靈羅山云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宛殺
活及識言中真主可得褻揚殺人刀活人
劍上古之機鋒識取今人之面目

阿難極汝見源泛日月宮至誠汝見性

△如來津津而不置胸中不_有有許多境
象皆於舌端上露其華彩令人觀之無地
插之無形其無形之境露其真相雲騰鳥
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_州芥人畜之類同
阿難見精巫曠即今學佛之士辯論種
之物何者是物之性何為同汝之見精乎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
為見吾至取我求實

必故心奔繹。如來忽變忽奇。吐石含金。輕搖
利吻之舌。追風逐電。絡繹新聲。而決不在
於牝牡驪黃之間。而聲應氣求之處。亦猶
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寫圖聲韻。
鵠雲須分。描不見之宏詞。辨音聲之體會。
不見雲霧。詞鋒景煥。若同見者。名為見吾。
此為能見之精。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而非
物之能見乎。已明見之精。不可混於不
見之地也。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此非見精
可此也。乃如來吐出不見之地來。與一切
人尋見。而能見不見者。如來才上。才
見。故如來示不見之時。而一切人不能見
者。而無能見之人。豈無不見之地乎。然則
有見之能觀。而非不見之能見。若能見於
不見之地。則知能見之見非見。不見之見
而為見也。若不見之見。而能見之。自然非
彼不見之相。而還見之乎。是以露出個不

見之地來。而分別見不見之相。而不見分別於見。其同見者何物。其不見者為誰。云何既云不見。而誰為見乎。而能分別見不見之相。既云同見。而又不能分別見相。故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之能見也。阿難不悟能見之見。而見於如來不見之地。豈可以不見之地。而向能見之長者乎。若能見不見之地。云何非汝耶。是以覺範曰世尊開示見不見之相即當了知真

性不當更求分別也。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亦見汝體性紛雜而不知世尊融心之祕語。混見而明心。又曰若汝見時見性。周徧非汝。而誰耶。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筆墨搦牘。後君之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後與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

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曰商紂默而亡
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而死吾未嘗聞
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一章
△此心之分用各有其處運法之岐身心各
別阿難疑見體既能周徧空體而能舒縮
乎而夫令斷絕乎世尊云諸塵各屬前塵
見有舒縮空體無定無定之空能方能圓
隨器而現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更除

虛空方相所在一切衆生迷已為物若能
轉物而為誰乎易云羣龍無首吉晉文公
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
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
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
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
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
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曰獵得
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而失之得善

言故有悅色。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
來也。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
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
曰。還戴老古與俱歸。闢而立入。姑射山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至開
發未悟。

△阿難。分別用處之幽微。而辯身心之妙用。
見精既非我體。身心復是何物。即今身心
分別有實。彼見實無分別。何故云物能見。

我見既非心。身心復是何物。向下發明。佛
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
△如來弄這許多圈套。瞞昧天下人。趨殺天
下人。遊戲語中之景。描摹舌上乾坤。融今
貫古。踢海搏空。露出個無影中之手眼。萬
象裏析出精明。橫手取指。橫口所陳。是見
非見。而融心。即樹非樹。而呈見。即今陰者
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是萬
象中析出精明耶。是指端上剖出精見耶。

是見精明元耶。古德云。海底泥牛。脚月走。
巖前石虎。抱兒眠。鉄蛇鑽入金剛眼。崑崙
騎象。鷲鷲牽。高峰云。內有一句。能從能奪。
能殺能活。有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
即今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
是空。內有一句。能從能活。能殺能奪。若人
檢點得出。許諸人具一隻眼。覺範云。以是
意而推之。衆生日用。皆平等。究竟覺於是
中。無毫髮為緣。為對緣。對且不可得。何從

從有生。死哉。所謂真語。如所如說。五語。真
妄一如而已。世尊每曰。如大火聚。謂是故
也。世尊之法。施可謂不贊。既以密說。而又
正言。若樹。即見復云。何樹。此密說也。於其
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此正言也。深味
而細觀之。兩者同一寂滅。何以知之。以樹
見不可分。故世尊意。令阿難自悟。明之。然
觀覺範亦止說一邊。亦未盡釋經中之旨。
此身心同運。豈不見經文中。汝可微細披

剝萬象。析出精明。字妙見元指陳示我。又云舉手所指縱目所觀。與其真見同共發明。即今細字分析。孰為析出精明。孰是剖出精見。孰為舉手所指。不可混亂。不可分岐。全體作用。尤分境見。疑析出精明。然為體用之分。一經精華。此篇更奇。變化無窮。神妙莫測。精微有與。如孫武之用兵。綏活自由。縱橫無礙。旋轉乾坤之手眼。鬼神莫測之樞機。神采煥然。總饒真趣。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

貳也

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衆在大衆中精是
△水中之乳難辯語中之心難分殊曰大衆
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義故有
驚怖物象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
非是世尊弄這許多圈套一場敗缺却被
文殊覷破漏逗識出根源世尊被問如老
鼠入牛角無有轉身處實情吐露於文殊
面前此是十方如來諸大菩薩自任三摩

地中若是并所想有如虛空華本無所有
可見如來千言活句皆是化聲肝腸盡吐
融貫一心風驚霧起馳蕩不休香象所負
非驢所堪是故鴉鴉鵲噪皆讀楞嚴松濤
谷響分心分見會見歸心劍去久矣覓見
尋心新羅鷄過若非文殊檢點則被釋迦
老子幻到未來劫有甚了期說到於此不
覺絕倒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耳
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

者為無文殊。至出指非指。又曰。文殊。是文起。還識得世尊。這個問頭。落在甚麼處。疑殺天下人。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文殊答曰。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矣。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然則世尊所問。如汝等四句語。及文殊所答。真文殊。無是非二相。即今於中檢點。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可謂文殊。點出眼來。觀者。

即今文殊現在。何故。如來有此一問。文殊有此兩答。若謂文殊即真。不別如來所問。若謂文殊即非。亦要辯明於如來。世尊不致空自喪身失命。檢點將來。若道鼻孔。元非兩樣。即今如來自如來。文殊自文殊。若謂是一。如來不可謂文殊。文殊不可謂如來也。分別別看。不可文殊作如來。如來化文殊也。亦不可以筆尖頭上。點出文殊。亦不可謂如來口中。露出文殊之相。離此

二途。任爾道着。昔高峰已悟拖死屍句。雪巖云。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答云。作得主。正睡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這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申。五歲方破疑團。覺範曰。離是非相。無增語故。如一真精妙覺明性之中。離是非二見。無剩語故。如來揀定是非。是義昭然示之。如塗毒鼓。遠近聞者皆喪。出是非是結。擇精見色空。是非是義。

也。昔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鬚。變形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然。有何差別。復請開示。世尊。即以分別明。暗空塞之見。而為自然耶。因緣耶。見性耶。阿難可於明暗空塞之間。一一分明指出。

曰緣自然見性來看。何者是精覺妙明之體。所放光明。而照見空塞明暗乎。還是明暗空塞而分別。曰緣自然乎。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艸。度與文殊。殊接得在手。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阿難白。佛言。世尊。心妙覺性。

△釋迦老子鼓两片皮。終日與人分別心。把數千言。融作一見。塞斷一切人咽喉。令人囫圇吞吐。前說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今說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或謂三種光。四種見。而得於見。然則境無能動之見。見無能動之心。心有能觀之功。為見。見無能動之相。為影。影為心之所露。見為心之分別。故能露於境者。分別。能分別於見者。為心。心中不可無動。則不可無心。故

有可觀之跡。而有能觀之影。象跡圓音。豈
無能觀之見。而見境中之象。以心融見。以
見融心。豈可以思議心。而格不思議之語
乎。謂之見見之時。是故見中分見。而融不
思議之見者。故曰見非是見。不可混於可
觀之見也。彼此相離。故曰見猶離見。見之
所不能及者。還為誰耶。可於此處分別者。
宿習忽現。不覺淋漓滿紙。昔索虛靜不應
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曰忘返退

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
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
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
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
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
之不顧。蔑以加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一章。
△如來云。我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即今
一見而說于言。最初云。若不識知心目所

在。則不能降伏塵勞。已經細是今析。見中
之心。心中之見。於中可與一一拈將出來。
誰為見中之心。誰是心中之見。釋迦老子
惑亂人心。終日今心今見。及至於今。又說
個妄見今別。由二顛倒。當處發生。當業輪
轉。燈光圓影。皆屬青觀。見病為影。捏所成
故。此喻見之不明。捏所成故。前後自語相
違。然則若非見而能融於心。安得見如來
曉之之辯。而懸解於文字之外。脫於文字

之表。如來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
為一大爐銷。終日烹佛烹祖。煅鍊一切眾
生。故以一見字為一金剛王劍。縱橫殺活
斬歿自由。如淮陰破楚。連下七十餘城。莫
敢當其鋒利者。如來以一見而融數千之
語。點綴文詞。捏見融心。伎倆絕盡。直如太
虛纖雲。了無所有。皆是一切眾生。當處出
生。當業輪轉。復以二喻以釋於見。別業同
今。目青燈光。以見病為青。見之非病。以捏

見故為青。若離燈見。青影皆空。見與見緣
覺見俱為青故。是以若能分別覺緣。此實
為之真見。青俱消。燈影皆滅。故曰覺非
青中。真見元不在覺。相見之妄已空。不祥
元無見故。是以十類眾生。唯認見聞覺知
不悟分別覺緣。彼見真精。性非根見。根見
之疑。以釋。如來獨露融心之辯。巧說密說
如海水之一滴。為濤為瀾。為波為淵。觀其
吐納。如風將登壇。而極風雲之思。餘霞散

綺。初蓋之含芳。皆如來辭諺之述。豈有妄
能和合於生死耶。觀見如幻影。生死如空
花。無妄而能和合。自能分別為真見耳。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即神
如來云未嘗與明暗通塞和合。未嘗不與
明暗通塞和合。亦是兩頭語。通身露出於
明暗通塞之上。而不分別明暗通塞者誰。故
入明暗通塞。而諦觀誰為是見。而念之
分別通塞明暗耶。趙州和尚一日在東司上

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遠應喏州云東司
上不可与你說佛法華嚴經云念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
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兩願語重當處出
釋迦老子与阿難問答數千轉語阿難不
能下一轉語截斷老和尚舌根塞住咽喉
直說到未來劫有甚了期被仰山道如來
禪祖師禪禪到於今總是一切衆生咽喉
中流出來的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

處滅盡窮盡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還
知這兩句說的盡底欣翻已前數千語句
令一切衆生無不喪身失命釋迦老子捏
見尋心弄一切人七顛八倒雖然如是佳
箇弗食焉知其味至道弗學安識其深古
人道覲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一地不消
一鏤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
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
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

當須箇漢始得。梵語塞健陀。此云陰。又云
蘊鉢羅吠奢。此云入。阿也。怛那。此云處。馱
都。此云界。以其能蓋覆真性。曰陰。根取塵
曰入。根塵相生而成。曰處。根塵識。三互相
目而立。曰界。然陰入與處界皆非實。有故
下文一一破之。若知陰入處界生滅去來
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則迷悟生死了不可
得。

楞嚴擊節

楞嚴擊節
明沙門大韶著
智嚴錄

△夫參學之士。須要自得徹底掀翻。豈可就
人。吻角吃野狐涎。唾他日。盡是闍羅老子。
乞鐵棒的。有甚交涉。須從自己。真參實悟。
露透將出來。那時纔好。把釋迦老子野狐
涎。唾盡底。撒向東洋大海。朕踪不留。涎自
胸中嘔出了。無疑滯。如珠走盤。不留影踪。

馳騁當世神暉自顧靡不貫彼精微收之
毫端放彌六合湏於文字中點出如來之
眼光明遍照無一語而非世尊全體獨露
無一字而非釋迦老子喪身命家也蓋生
平學力未精不能藻鑑而照破生死之根
露出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光景來人下自
謂握靈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茫
然不能照物無隱無泛不能洞識幽微究
其唔真見無迷悟心見無分靡不知有於

言煥然如水之質漫言浩蕩自成其文蓋
非語言文字理通故也聖胤流輝懸河瀉
辯非真見之光明涅槃元清淨體者乎今
之學者不能履順而遊性乘佛理而御心
道眼未明世出世間常露於前不能分別
而為千古之靈骨照破生死之根方知真
藥現前不能分別者氣爽神聰才情風韻
若太虛之中飄然而露千古之玄風
以應世間神融骨洽必頓悟此而視千百

世如同一日。潔然於內。渾然於外。不被世間語言文字之所障礙。是以博採精微。陶容妙義。會契如來之旨。不費纖毫之力。能令學人析理開神。吐棄精華。千秋片語。道波口海。非諸佛之真見。能與於此乎。未嘗知其清靈之體。素骨通靈。不可染污者。一字不鑿。則心鏡彌朗。聲同金石。皆自丰神。透露妙辨。縱橫而非楞嚴。寐滅海中流出者。故心莫之能為。隱者吾人之所不能隱。

於心矣。是以心見之所難分也。而世無能隱之心。心無能隱之見。心之所露。而不能自知者。未有能知於心也。闇昧得耀乎光明。孰為見以全露。直言其歸趣而已。窮萬物之根源。別千靈之作用。方可照明真見。烏謂自己。已吐出楞嚴大定耶。是以翦截浮辭。恢弘至道。舉其闕綱。原始要終。得其真趣。莫尋枝葉。若江河之流。渙然水釋。蓋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

可議於斷割敷揚厥旨驢撫羣言敬前人
之未發泄如來之真髓可補於將來靡得
而詳焉昔王敦素問覺範禪師曰寶公識
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覺範
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
先孔子語也莫非倒想倒想若戒洞見三
世寶公豈有倒想乎敦素拊掌笑曰美哉
之論然則倒想寧有道乎

大佛頂

△即諸佛之果體也反表世之陵夷續眾生
之慧命無古無今庶不異於真源即心即
用未嘗不露於頂相一切眾生不能析如
來之見不能知如來之頂而顯諸佛之神
用也用衆生之語言也是衆生自受用之
法門也安身立命處也世尊點出諸佛之
眼放出頂光也
△奢摩它三摩禪那
△這一妙字吐出与世味伺研庸言庸行与

善惡是非溶作一團和作一塊掀翻理窟
倒翻情境天然真趣自然神化不假雕琢
在世而不為世之所遷出世而不能融於
世者真淳不割為之涅槃元清淨體是諸
佛之本源流而不散用而不分故世尊全
體作用於四十九年之中未嘗散亂者唯
一妙字而無知故謂之奢摩它也而無明
故謂之三摩禪那也三觀中謂之體真止
識未動故謂之隨緣方便止不思議故謂

之不着一邊止是復真元未散之果體也
淳朴未分之元世尊欲盡大地眾生皆復
真元之體若用識之所侵聖德隱矣元明
之體失矣非三界而三界不矣無古而今
古今別矣無衆生而衆生之相成矣是諸
佛而作衆生矣盡大地諸佛即今皆是盡
露蠕動含靈之相矣把自己一點真元剝
之盡矣唯大聖人出來救之難矣非大聖
不能復其真而滅其識究其體矣恐天下

人而無有一人能完其心者無一人能全其心而證諸佛之果體也復其本源也入其大定也已證涅槃也識已寂滅也故大聖人出來終不把自己之心而被識所侵故是以許由箕隱老聃守中伏犧畫卦文王發泄盡矣聖哲奔忙魯叟彌縫者世尊以幻化之術而提醒天下人而一切眾生若證自心方知自心皆為幻化而幻化皆為自心者矣是以融萬法於一妙攝盡大

地眾生之心盡入奢摩禪那之中故盡入地一切眾生無一時未嘗不析三摩談禪那融真見論三觀何嘗曾住口來

寂初方便

△世尊正把衆生日用三昧融於奢摩它中以三摩禪那溶作寂初方便作世間法亦可作出世間法亦可溶作一團和作一塊不可分別不可卜度吐將出來未有咀嚙之痕者釋迦老子亦用一毫伎倆不得用

一毫思唯不得竅初發起一念之時各人自家檢點看還能識得千古已前面目否若能認得此念二不別念三透將出來還識得是父母未生已前這段光景者釋迦老子許多臭爛葛藤一毫也用不着亦不能舒一毫伎倆安知一念能知大地衆生盡皆成佛安知三世諸佛之相盡露衆生之一念乎其形隱而能顯其聲露而常藏以非常之人能觀非常之形有非常之眼

不從妄想處出將一個未有咀嚙之痕的父母未生已前拋向人前止要一切人亦不可齧傷而自用之斬斷人之卜度截斷人無始劫前種子直言之下更不着纖毫擬議放出自己光明照天照地吐電驚雷天壤間更有何物而能至於此耶故釋迦老子亦用一毫伎倆不得天然真趣豈能雕琢心之所露於神坐於識心未動之先故用無識之心行於無思之境故不可以

識動之所能侵也言無疑滯之思心有能
變之識之所動而真則遺矣心有明而礙
則立矣明則知而妄則生矣元明之體失
矣故曰終日用而不知枉入諸趣者矣是
以真心不能用於世不能辨於事波非所
明而明之波非所知而知故能知於世者
非心之所真也是非之彰道之所虧也出
於天地至明至理之所昧及也唯知吾人
之所直言者不可知而為心不可以明而

為道是以釋迦老子化機被物唯以辭變
而為用也唯觀辭變為如來無礙之辨而
為法也而窮天下人之心無有能盡之用
而窮如來變化之機是以世尊四十九年
自受用之法門未嘗曾說一字而化導衆
生用之四十九年未嘗有一法與人者唯
以直言其歸趣也而知言之脉這一訣竅
達磨所傳如來慧命者勢如懸絲世尊未
嘗不与道破在般若會上則曰如語者實

語者真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在法華會上以三稱誠諦之語六萬餘言臨完正稱授持佛語唯一直語而為萬世之師者其唯大聖歟非有義於文所可得而言也是以窮盡萬物之言不能以直而為言也言非直而識所侵也故不能定萬物之心而為真也不能測萬物之心而為教也不能化萬物之機而為各一父母未生已前也

千松筆記

諦觀如來千古之雄父。如觀如來千古之心。然則五天正語。充篇闊浮。鳥臨圓音。彌難穿鑿。直餐梵響。何待唐言。紙墨文字間。虛圓妙應。不自為形。而形已露。本來無點。而點已彰。言遍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父以表心。為父顯。世人唯以文字而求心。孰知心露暗為文字。故如來血脉。披析詳盡。剝露無餘。如禹之治水。淮陰之用兵。萃然一出。每變每奇。

縱橫殺活。莫敢當其銳者。唯一劍之鋒鏃。莫能攪觸。把千七百陳爛葛藤。一斬斷。見聞俱泯。直向千劫已前。與一切人相見。故禹之治水。若九河會流。激流懸瀑。不可挽截者。皆如來一智而流出十二分教。以十二分教。會歸於一心。圓機妙論。巧入溪中。數十百萬言。籍雲舒。皆貫空有之美。獨脫於文字之表。懸解於文字之外。皆為活句。絕無文字氣息。即文字而非文字。即言詞而非言詞。直欲令人

會取千劫已前。慎勿迷其本而棄其源也。故橫說豎說。不離其本。呼喚同時。嘿會徑旨。唯一語之橫流。孰為宗乎。孰為教乎。孰為心乎。孰為佛乎。孰頓孰漸。揮灑如意。擊吐壺歌。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徐三欣三兮其獨樂。當此之時。不知誰為諸佛。誰是眾生。而不以善心。其又何作求焉。是故谷荅推。詭花迎鳥咲。擴而充之。安蛇足矣。故琅邪覺云。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一西河師子。當門踞

坐。但有來者。即便敲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却邪這裏。也有踞地師子。若有來者。即自喪身失命。作何方便。而入却邪門。見却邪人。此兩轉語。諸人還檢點得出。方為權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矣。故吐筆端。趨風傳響。疑滯豁然。非得至人。安能坐斷舌頭了。却干生百劫大事。如千里之馬。馭以孫陽。過都歷塊。直流星一抹哉。

禪宗合論

世尊明星以後。拈華以前。四十九年。婆心太切。向人曉。所說數十百萬言。唯人能讀其。死句。而不能讀其活句。如來吐納虛空。搜醒人處。直指開口無擬議處。無滲漏處。無穿鑿處。無用心處。如龍藏海。似虎藏林。風雲叱咤。百怪震驚。世尊唯對明星。所得遮一段光景。將來露在諸人面前。令一切人。大家檢點着。還為如來。所說十二分之教耶。還為露自己

心耶。既是如來所說之教。云何又言四十
九年未嘗曾說一字。此乃如來自悟曠劫已
前面目。渾淪吐出。本地風光。天機渾成。如來
妙相。而無咀嚼之痕。不廢纖毫之力。和聲吐
露。全體示於衆生。圓機頓顯乎詞。收來放去。
妙用縱橫。心佛衆生。渾然齊致。真妄物我。舉
一全收。而無聖凡之異。無欠無餘。融萬法於
一心。了于心於一語。梵歌收唱。聲色縱橫。炳
然齊印。權實兼行。五派分宗。三乘教相。義將

安寄。推其鋒鏑。則萬變千奇。窮理盡用。渾然
無端。了無絲毫滲漏。亦無一法可得。自然活
潑。地。轉澆。地。不離如來舌端上。只是要
一切人透得遮着子。人不自有一段超然樂
處。揆日月而驅風雷。舌端遊戲。為古為律。時
露清新。為宗為教。水截蛟螭。陸斷兕虎。杜絕
好新樂異。深防穿鑿之凌。千卷之靈奇。如秋
毫處於滄海。是以不灑點墨。畫皆必吐之英
歎。穎埋鋒。極盡生人之態。果人受諸天之供。

沿一味而味二具足。點銅鐵為黃金。抽神奇為真腐。以道觀言。以言觀道。可以見道。可以窮經。可以勵志。可以察天地。可以知鬼神。可以通百家。開頂門之隻眼。放無上之寶光。孰得孰失。何玄何送。故初祖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與世求。源是真參實悟。方是用處。而不拖泥帶水。向上玄旨。不作露布。葛藤。且道不落死活句。如何道着。

極深激而為濤。迴而為瀾。震而為雷。噴而為雨。飛陸龍而化三千世界。皆如來舌上之波瀾。汪洋談藝。匠心而出。酬機訓卷。一旦當機淋漓吐露。觸途無礙。不亦合無損滄海之勢。了無緣影著之乎胸中。現之乎眉睫。亦無殊勝名言。朗然獨脫。唯此虛空活潑之地。稜後風骨。融之若春。如衡在鑑。風雷在握。而應當世之務。其神何所不之。是故般若現前。本來具足。不假修為。真智無邊。真心無定。毫無

漆漏。人々今上。各々具足。羅山云。玄門無法。不立紀綱。如王寶劍。鋒鋦不可櫻觸。觀心則暗却人眼。無一語而不單提向上。無一言而不全體獨露。所以釋迦老子。於一切處。成等正覺。若有血氣漢。向這裏著一隻眼。便見自己七經八橫。絲髮不移。蹈著自家本命元辰。元不送人而得。洵是猛着精彩。觀看。夫觀於教者。而不能觀於心。能觀於心者。不能會於教。泛心之所流。如來示於心而說。

於教。眾生迷於教。而不識於心。教為表顯。法。心為說教之主。識於心。而會於教者。更何以加一字於心乎。亦無有一字可當情。千言片語。觀面論心。了然無疑。怡然無怖。猶不能自信。而且各持所見。終不足以悟初心。比之為敲門磚。門既關而安用之乎。何不觀如來舌端上。放五色電光。還謂如來之真相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況聲香而不住。括虛空而為量。迷則其源。固知其末。苟能知心。則萬法。

皆泛我出。清虛簡勝。如聞鄭衛之音。意於言外。千途一轍。念之非別。乾坤寥廓。豎立非他。一念現前。應口而吐。捐盡形骸。全體皆露。本地風光。靚體相見。故萬世以下。而躡嚚者。得其本焉。經之摘揆。首超父外。請如來語者。直須了然頓悟。故李長者云。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而神融骨冷。則曩劫之疑。渙然冰釋矣。詞彩則揭其精華。音韻則響其諧調。是以學來學去。并

學六開。窮如來之教。亦不存一字於胸中。亦不多讀一字。亦不少讀一字。故云。治世語言。皆順正法。但拔出衆生處。以會着。雅靡破執。不得不無。徹名相。心藩籬。露真心於唇吻。若作道理見解。終有一點不灑。在。

教中有梵語。唐言。顯說密說。皆如來設教之權。變化之法。世尊撫運。以梵典而開宗。示心為教。言為智炬之輝。虛其襟者。挹其遺風。漱其流者。味其餘津。為祛識之利劍。截妄之寶

刀。億曳法蠶之響。而無穿鑿之實。言有棄梵
之心。無唐梵之別。故心之與語。猶利之與
刃。而語之於心。猶刃之於利。刃之有非刃也。
刃之名。非利也。捨利不可無刃。捨刃不可無
利。未聞刃沒而利存。利沒而刃在也。故言無
唐梵之心。心有思議之格。豈有唐言而可詮
梵語。而不可詮乎。窮緣盡照。顯密一心。皆如
來說法之權。以融心之妙。如孤鶴盤空。神龍
戲海。

懶菴曰。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
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以教為宗者。
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說不能
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即狂。甚可
嘆息也。

巖頭云。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間吐得
出來。與人為榜樣。但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
亂。故知經文中。亦有向上一路。如高山出雲。
摩峰吐濁。抑何奇也。百川之水。終歸於海。出

雲流潤。以澤天下。其何快如之。則彌廓彌虛。
如濤如風。著不得纖毫。聖廢以顯於心。
鼓山云。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
流不得。言句該不得。如來以千古之靈奇。吐
之胸中。秀媚清新。為古為律。時露合璧。難分
楮玉。若不會此。則為世諦流布。即此鋒鋩而
直。如太虛纖雲。了無所有。

洞山初和尚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
眼精明。方能鑑辯。縑素切緣。真妄一源。冰乳

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
觀之。又觀乃辨真偽。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
牛。奪飢人之食。直瀉心境。一如第八識。斷一
刀心。無際漏。方有少不相應。故胸中如吞吐
長江。骨法齊等。未嘗不為通身吐露。灑灑不
為法縛。不可留纖介緣影于胸次乎。

臨濟大師云。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
更無一塵一法。處、清淨。無佛無眾生。無古
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

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
如夢如幻。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未曾離
一念。隨處清淨。道我解禪解道。辨似懸河。皆
是造地獄業。若真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急
切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心。悟性圓明。方始
了畢。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
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
果。未免三界生死。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
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如來語皆正言。正言豈可穿鑿。或於巧辯。或
示密言。別是一種風骨。絕無煙火氣息。語言
世味。翻入塵埃之外。百鳥爭鳴。松風和韻。皆
助如來談柄。誠恐以紙墨文字之講來。皆為
思議之言。而非如來之正統也。故巖頭和尚
云。大統綱中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語會。百
不思時。喚作正句。學不是。以窺無始之宗。言
無思。以應當世之務。畫徹緘疑。縱橫如意。
大人自具於眼。方識如來教中真旨。如來之

語言。活潑。語。無定。隨緣應答。如幻如化。
如珠走盤。豈能執捉。皆露心之妙。今人執定
世間文字看法。而擬如來之語。豈知如來之
語。非世間文字也。豈可隨語而生解乎。故華
嚴經云。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
由他悟。是以法華經云。拔出衆生處。貪着
故智者大師。讀至是。曰。真精進。是名真法供
養處。豁然大悟。還知智者大師。悟箇甚麼道
理。方知全部皆一旋陀尼。無穿鑿。無用心。無

斷絕。無擬議處。豈得漫自隨其言句而鑿之
乎。故教中四無礙者。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
礙。獨事之無礙之理。最難悟者。非是華嚴一
經有此四種無礙之理。諸經皆然。此乃如來
說法之要綱也。故智者大師。讀法華而悟。遍
大地皆法華也。

永明大師云。凡闍一切言詮。於圓宗所示。皆
為未了文字性離。即是解脫。迷一切諸法之
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令還將文字

對治。示其真實。若悟諸法本源。則不見有文字。條毫發現。方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証圓明之際。入斯一位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掬。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則知皆是識心分別。所以祖佛善巧。密布權門。廣備教乘。方便逗會。繞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消。教觀咸息。此崇鏡錄

是故不可執定是非之說。而辯於教。諸無是

非之性。無是非之念。亦無是非之辯。故語之所發乎。未分是非之先。亦無有是非之辯者。乃如來之正念。衆生未變之真。千劫已前之面目。若辯言說。是非好醜。則非真面目。皆是識心分別計度。故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心無真安。真安起於識想。一念緣起。未分之先。孰為佛乎。孰為心乎。孰為法乎。唯用之能迅。無心分別。無心緣念。一信心。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表。神理易

悟。結習難忘。迷則妄生。悟則妄滅。妄無妄源。豈無初際。既無有始。豈得有終。本際不可得。故生。死無有始。臨濟大師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與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理須頓悟。習須漸除。

大聖人出來。提醒人處。直指眾生千劫已前。不曾變壞。這段光明。時。擬弄泥團。須自識取。莫為沒溺於紙墨文字間。一離文字。不啻獼猴失樹。便無可安身立命處矣。殊不知文

字而不能攝者。形骸之外。肝膽盡露。縱橫馳驟。放玄收來。隱。照映人處。凌與世間人談世間法。不復知有向上事在。無痕跡處。可以檢點。無心識處。可以認取。故梁之道尊。根於音古。與聲器之源。略窺其倪。指法有節。調燮之妙。不詭於心。而喚醒千古人心。

直欲擣取虛空。握筆揮灑。縱橫奇屈。千古合節。如伏櫪老驥。意氣橫溢。穿雲之鶴。目無萬里。便覺天機激觸。露出通身手眼。肯公明宣

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明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而應賓客。恭儉而不憚。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而居朝庭。嚴臨之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離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千松筆記

門人智錄

彌勒像讚

這個潑賴。沒些頰頰。常在街頭。慣為乞丐。個大肚皮。唯餘臭穢。內院難容。泥犁有在。噴着將黑墨。染虛空。直入地獄。如箭射。

觀音像

這個野狐精。裝甚痴模樣。阿誰寫將來。露這醜形狀。終日誑衆生。禮拜觀音像。若還得見。

伊痛責三十杖。

達磨像

打落牙的顯胡藥不死的刺漢西方不能容
汝東土來此何幹慣將他人之物誑人自己
無一毫希罕若還撞見難饒劈脊還他便棒

普賢讚

一個普賢騎個象兩三明各一樣普賢騎
象、騎人鼻孔元來無西樣若還檢點得分
明各、也要三十杖

題楞嚴寺中峰祖師遺笠

彩霞聚處結羅紋。日惹山脚頂露痕。雨雪驟
時容有笠。電雷迅疾乃知君。餘生活計隼天
目。全體風流五色雲。唯此百年遺跡在。何人
惆悵罷殷勤。

畝藏師遺笠

時將晴笠護螺紋。猶恐神光露頂痕。鄉國不
居潛世外。遺跡儼身分。幸存蒲月令瞻
仰。得有圓光孰見聞。葉雨一籠山寺振。師身

何處不終。無具開華雨。一命山寺。如長。

輓蓮樂師

不知寒暑不知秋。歷盡塵緣未得休。鴻雁不
聲天外落。山流始見水無流。

與五工陳居士

描盡江山骨。還能寫自心。試看馳驟處。須認
筆頭真。

十二時歌

午夜寅。微開兩目自分明。寂是此時人靜悄。

從來無密到柴門。舒篋足。活如麟。踏破虛空
何處塵。相看猿鳥清晨過。咲我山居絕比隣。
日出卯。照用同時無不了。金烏覲面沒遮瞞。
山河大地常皎。泥牛乳。石虎惱。海門浪擊
紅輪小。鯨鯢吞却須彌峰。試問禪人幾知曉。
食時辰。水漿寒熱自知親。麈。任緣隨分納。
年來年老日全貧。或時吐。或時吞。放去收來
與麼人。不聞亞飯吹音樂。到底消磨遠楚秦。
禺中已。白雲咲我無名利。空山快樂忘寂宣。

此時有鳥聲嬌翠。莫思量。休擬議。知音不是
等閑遇。得便逢渠不識渠。死生看來真咲具。
日南午。胡孫掛壁能攀舞。懸崖撒手真丈夫。
大地由來無寸土。行也麼。坐也麼。東西南北
頓周觀。紅光赫赫熾通身。珍重時人莫莽鹵。
日昧未。漁人歎乃江邊去。擊着着龍潭活鱉。
隨手拈來無不是。激天風。母鷺長。撒開羅網
包天地。等閑會得者便宜。免使浮塵逐閑氣。
晡時申。林風叱咤乳乾坤。南來片雨不虹斷。

北去輕雲擁日輪。江岸裂江潮分。暮雨瀟
到渡津。看來白髮身如雀。濯足松風行路人。
日入酉。過隙光陰如電走。日就月將能幾何。
要使時常無捨取。野鳥歸。風篁起。林陰無事
獨相倚。二六時着自在身。泥牛吼月西風裏。
黃昏戌。大地北北暗似漆。棄暗投明總未真。
明暗何須空饒舌。亦無人。亦無佛。大儂口中
吹筆栗。矣。六月雪飄。弁山峰頂咲不徹。
人定亥。睡熟昏。主誰在。枕子夢裡咲呵呵。

却是東瓜不成隊。露平疑。月沉海。孤鴻伊啞。
聲旋乃。若能認得這般聲。石人夜坐觀自在。
夜半子。山河沒倒主中主。風吹屋角人不知。
茅菴睡在泥團裡。月常圓。雲正駛。石女懷胎。
牛生駒。晝則饑。夜則眠。皇家天子皆如獲。
雞鳴丑。覺來踏上驚眠狗。泉流風韻瀉秋聲。
雲深幽徑無人走。露光明。不好醜。赤肉團上。
縱橫手。森羅萬象盡終。大地由來不相受。
其除夕楊塢日舖云華梁云曉云暮雨蕭蕭

天日不支直奔東。山迴嶺蛇勢衆雄。盤旋拮
据數千里。疊翠峰巒幾萬壘。其區坵浸連天
碧。襟帶長江如逆凌。崗巒挺秀唯霞幕。崦嵫
露頂叅雲霧。數峰旋繞結楊塢。懸崖峭壁山
頭顧。峻嶒玉立勢如屏。拱逼奎躔成外護。流
泉直下水淙。噴雪飛瓊如白鷺。僧房阿閣
雲氣連。峰頭日月互吞吐。蒼霞掩映碧瑠瓊。
岫眉橫雪。僧無數。清珠滙渚有蛟龍。巖前
如猛虎。飄來鍾磬佛聲。過嶺飛猿哀吐吐。

澗壑嘒。夜更長。松風拂。晝常乳。牧童欵
乃不時來。或與樵夫相對。我暫棲止。兩巘
下。偶然逢此三十夜。也無一物過新年。菜
瓔瓔。充腸罷。瓊枝帶雪燒殘玉。嫩蕊先烹未
放葉。不道老來多意興。喜逢良友在烟霞。

△西方詠

不識東兮不識西。拈來法。盡皆齊。彩雲行
處分松影。紅日鯨吞破浪低。青蓮舌現彌陀
相。白玉毫分寶劍提。霎時露出那毗眼。孰為

生死孰為迷。

戊辰初度

處世幽然渾似夢。顛倒縱橫隨世控。六十年
來奔走忙。兩肩荷負皮囊重。豈知足下有駒
兒。婉然運載還飛動。馬齒增兮顏漸衰。盈頭
白雪身無用。吾今老矣祇自憐。蹉跎已覺頭
常痛。聚墨難描八法書。拈來拄杖無能弄。西
方必定去不通。驢胎馬腹憑渠送。

又

又

吾今老兮頭如雪。念三塵心流未滅。時常展
動娘生手。春風咲破虛空口。良宵明月太空
碧。放情寥廓無休歇。閑時看卷無字經。倦未
就。枕真妙訣。人生在世不多時。喜得吾生事
都畢。莫將塵世為大年。佛祖尚然眼中屑。

△歲朝

今朝畫道添一歲。吾道如今減一年。增減玄來
無定數。唯能消盡世間緣。必須識得緣中主。百千
萬劫常如然。無增無減如何道。一句何須用口傳。

看梅四首

萬點蒼山色。半青千峰影。落在中庭隔簾綫。
覺春風動滿樹梅花盡吐馨。

一枝香染孤峰頂。嫩蕊偏教開雪開。虛窓透
入花神白滿面。春風笑我來。

懶把羞容嶺畔開。替身影裏照娥眉。看來滿
臉春嬌媚。徹骨冰肌不露懷。水底梅

玉繡千峰疑瑞雪。馨香才覺是寒梅。遮閉彩
毫唯映白鷺飛。猶自帶春回。

山行道中

笑指山頭不露峰白雲行處絕狐踪舉頭見
有飛鴻過穿透雲山幾萬重

一到溪山月正白芒鞋踏破太虛碧拄杖橫
肩星斗明夜深劍吐光芒赤平平風色在烟
霞彩雲深鎖蒼苔石倪仰乾坤吾道寬雁聲
喚醒人間客

病中行脚

一笠翩_二湖海遊孤雲野雀猜誰留古來行

脚應如此竭盡精神始得休踏破州鞋方到
底掀開雲霧露全眸指揮自覺千虹斷談笑
初驚五嶽秋

林雨絲_二點綠苔晚霞片_二映窓來塔前竹
色稍雲碧庭外輕風捲霧回嗟我世緣何日
盡栖遲澗壑且忘懷倘然有日乘鷺去笑指
虛空便擊雷

送監寺東遊

碧漲茗溪春漫流主人撥棹向東遊青山兩

岸相隨往白鷺洲邊破浪頭

舟行若上

水滿溪頭月滿流魚龍無個不吞喉
繞逢高
級三層浪吐出光明萬里秋

牧牛詞

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為貧提上
綠州嫩籬二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去不顧傾
危爭知道山遙路僻回首到家遲
牧童今有意繩頭謹束鼻絲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隨

伊莫教去爾傲長堤忽驚起萬里雲飛恐踏
破千頃玻璃還來吼太虛

雪中行

乾坤已自露真形那道輕飄雪未停
卓立千峰誰着眼蒼山萬點逐流行

登弁山頂

足下山頭不露尖雲眠石吼已多年
莫教踏破松梢月驚散霞飛萬里天

秋日懷題

秋日懷題

二肅輒坤遍地秋白雲黃葉滿滄洲霜大雁
過聲留影曉日鯨吞光滿浮石隱孤峰卸月
乳霞飛萬里勢含鰈芙蓉翠色誰為畫留與
人間作話頭

即事

兩眉已染雪霜琅千古恒心未得馴一片彩
雲皆肉境何時得到月霜輪
窓前咲弄筆淋漓那道縱橫千古奇風骨飄
飄誰自得虛空點點画人眉

化柴煮茶

一莖茅上燎天赤燄常燃萬指叢中法供回
緣偶爾茗溪煮作清涼 盡成鑪鑪鑊鑊湯
爐內誰為出手提携猛烈燄中何者將薪就
熾旃檀寸寸何妨片片竹來瓊樹森豈惜
枝枝拈出砍蒼劈翠截玉剖金扁擔携來撲
落總非他物縱橫界內刈來全得工夫
化擊油

這一點光燭三千界法界之出途直透彌勒

內院恒輝似廣寒宮啓映寶網之千重如
果日當空走金蛇之萬道觸白毫而遍皆成
玉色照法相而大地盡作黃金物二騰輝塵
塵互入意莫道不從此處生光盡是得來哉
齋檀那蚤施仍續此明枯出此二莫教常昧
袪出

生佛同源性無高下法身互顯報有升沉形
分萬品體列千般慧宇現於微垣災異彰於
吳地時當季夏樂石流金萬物茂榮候松

篁吐翠之時弱植同糜浮英鬪艷幽姿傲骨
鬱蒼素質之標喬木森然羣芳爛熳莠麇
業之侵推離之利乃齧乃侵乃柔乃傷衆芳
搖落兮盡推彙品之柔森然枯槁兮唯挺孤
高之幹遭其零悴息偏萎蕭天時之道違和
地利之宜傷毀未能調叶致降災愆伏願詎
滋相而如屈如曲現三昧兮如齧如侵知醜
形而神通自詘脫業累而超極樂之邦仍使
松筠含翠卉木芬芳復生蕙以標安仍挺幹

而發秀。薦觀。詎知身類浮萍。命均脆州。形將物化。驚業海
、汪洋。心乃真常。眇畏塗之遙曠。於乎。法性
虛靈。慨親恩之罔極。幽冥宵隔。嗟子道之何
申。匪憑我佛之洪慈。冒導冥中之滯魄。於焉
投誠梵院。達惘覺。天一有愧怍之誓。總藉慈悲
所憫。善來佛子。允副齋心。塵隨空落。正觀第
一義天。想與虛墮。深入妙三摩地。無違動止。

宴坐水月道場。不間晨晡。成就空華佛事。

○資福寺妙宗下火

這個妙宗。常在一毫端上。放大光明。罽跋眼
中。照天照地。今日遺下贖衫。却在山僧手裡。
這鶻鼻布衫。脂膏帽子。向人天衆前。投入火
光三昧。燃起燎天赤燄。放出性空真火。去却
無角鐵牛。跳出金毛獅吼。撞倒弁山峰頂。赫
得須彌倒。趁松濤徹底顛狂。林木盡皆哮吼。
百鳥哀鳴。山川淚流。必竟向何處安身。打圓

却在這裡。縣根瞥醜。吐象玉擺脫黃金縹。飛
騰直不雲端走。新婦頭球林木盡皆苦。
。与楞嚴寺性菴下火。與對山竹。縹
沒来不識娘生鼻。今日全然通露出。和身跳
入太虛空。两眼分明如電徹。六十餘年不解
尋。一朝雲散風前別。走却癡龍獨角新。假橫
法界顛狂決。玉柱雲凝蒼溪流截。且道性菴
上座。必竟在何處安身。打圓相云。昨雷走却
玉麒麟。翻身跳出黃金窟。如空美



二十四